

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预测,未来两年全球感染甲感人数可能超过 10 亿——

全球加速研制测试甲感疫苗

R 国际视点

本报北京 7 月 30 日电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仍在全球扩散,自 7 月 6 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上一次疫情通报以来,又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首个(批)确诊病例,其中包括阿富汗、不丹、海地、坦桑尼亚等国。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 29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测,未来两年全球感染甲感人数有可能超过 10 亿。法国方面则预测,在尚未成功研制出疫苗的情况下,法国将有半数人口可能感染甲感。有疫苗研制能力的国家正在加紧对甲感疫苗的研制和临床测试,欧洲还试图加快疫苗的上市时间。

欧洲拟开辟“快速通道” 世卫组织强调安全性

日前,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欧洲、中国等都在加紧进行疫苗临床试验。世卫组织发言人巴蒂亚塞维通过邮件告诉本报记者,预计首批甲感疫苗有望于 9 月面世。而据美联社报道,欧洲拟简化测试利用“快速通道”加速疫苗审批。为加快审批,欧洲药品管理局允许疫苗生产商跳过“大规模人群测试”这一环节。支持加速审批的专家认为,流感疫苗已经有 40 年的制造经验,此次欧洲研发甲感疫苗,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 H5N1 型禽流感“模板疫苗”为参考的,按照新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特点研制出的相应疫苗无需大



英国国家生物标准与控制研究所实验室加紧研制甲型 H1N1 流感疫苗。

人民图片

范围测试。

福田敬二日前表示,疫苗安全性不能有任何闪失,未经严格测试的流感疫苗存在潜在危险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对本报记者说,应综合考虑疫苗生产高峰和甲感流行高峰时间,但疫苗的生产和使用是两回事,必须确认疫苗安全有效。法国公共卫生高级委员会专家尼埃尔·弗洛雷说,相关机构会对利益和风险进行评估,同时也会把疫苗效

力和流感传播程度考虑在内。他认为,疫苗投放市场的时机非常关键,如果 40%的人已经感染过甲感,疫苗用途就会大打折扣。

订购疫苗花费惊人 贫困国家需要帮助

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美国等国已经

决定在今年秋季开展全国性甲感疫苗接种工作,众多国家也斥资采购疫苗,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。

挪威卫生防疫部门已订购 940 万支甲感疫苗,将耗资 6.5 亿挪威克朗(约合 1 亿美元)。芬兰政府斥资 4500 万欧元订购了 1000 万支疫苗,基本可供芬兰全国人口进行两次疫苗注射。法国已订购 9400 万支疫苗,总价为 10 亿欧元。德国决定为全国大约 30%的人口预订总数为 5000 万支疫苗,耗资约 7 亿欧元,并做了订购更多疫苗的预案,总花费有可能达 20 亿欧元。美国已订购了 1.95 亿支疫苗和 1.2 亿份辅助剂。

甲感疫苗花费惊人,往往需要数千万至上亿美元。人们非常担心发展中国家、特别是那些贫困国家很可能无力负担。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新闻官陈蔚云 29 日对本报记者表示,世卫组织正在努力借助一些基金会的力量筹集资金购买疫苗,帮助贫困国家。同时也在与疫苗生产企业协商,希望得到更多的捐献。

目前已有两家疫苗生产商承诺向世卫组织捐献 1.5 亿剂甲感疫苗,用于帮助贫困国家接种。届时,世卫组织将把获赠的这些疫苗分发到相关发展中国家。

美国确定接种梯次 孕妇受到格外关注

美国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 29 日

召开特别会议,商讨应对可能出现的甲感疫苗数量不足问题。与会专家建议,应该为孕妇实施优先接种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说,确定优先接种的人群达到 1.6 亿人,为美国现有人口的一半,主要包括:医疗卫生及救助人员、孕妇、6 个月以上的婴儿和 24 岁以下年轻人、25 至 64 岁之间哮喘、糖尿病和心脏病患者。同时建议给看护 6 个月以下婴儿的育婴人员进行接种,因为 6 个月大的婴儿还不宜接受免疫接种。

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,孕妇感染甲感后出现重症甚至死亡病例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4 倍。医学专家认为,孕妇在怀孕的最后 3 个月里肺部和免疫系统都会发生变化,不利于抵御呼吸性传染病。在甲感死亡病例中,多数孕妇之前并不患有其他疾病,对此,美国疾控中心的病理学专家认为,怀孕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。

专家认为,给孕妇接种疫苗不仅为孕妇,同时也为孩子提供了必要的保护。由于新生儿的免疫系统相对脆弱,6 个月大的婴儿通常不宜接受药物治疗,因此,母婴之间的免疫传递显得尤为重要。有人担心,为孕妇接种会对胎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,但研究并未发现这种不利影响的存在。

另据路透社报道,泰国 28 日报告了一例甲型流感在母婴间传染的病例,而之前在美国也发现了多例甲感母婴传染的病例。

生产初期产量有限 防治需要综合手段

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,甲感疫苗企业生产能力有限,满足全球所有人口的接种需要是不可能的。美国药管局官员杰里·韦尔说,大部分疫苗生产商制造疫苗时都遇到了麻烦,通常在单位时间内,甲感疫苗产量只能达到季节性流感疫苗的 30%。目前共有 5 家公司为美国生产流感疫苗。路透社说,现在还不清楚它们的供应能力有多大。陈蔚云说,由于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,企业很难保证同时满足季节性流感和甲感疫苗两种疫苗的需要。目前,甲感疫苗具体的生产策略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

问题。曾光认为,疫苗生产初期产量有限,一定要用在“刀刃上”,即关键人群和关键地区。值得注意的是,对抗甲感,仅仅依靠疫苗是不行的,需采取综合手段。不断加强防控工作,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,增强抵抗力,同时也要提高医院的救治能力等。

(综合本报驻美国记者管克江、本报记者崔寅、牟宗琮和新华社报道)

寻根日本派阀政治

王 屏

即将在 8 月 30 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是日本两大党“争天下”的一次选举,执政的自民党面临危局,当前情势与 1993 年的日本政局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
日本政党政治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。战后,美国占领日本并对其实施“民主”改造,战前受压抑的日本各政党也试图重建民主政治。保守阵营的左右三个政党(协同党、自由党、进步党)在 1945 年年底纷纷成立。但“盟军司令”麦克阿瑟想的是如何让日本臣服,而不是什么民主政治。因此,当“民族派”鸠山一郎的自由党在大选中取胜即将组阁时,麦克阿瑟找了个借口将其解除公职。取而代之的吉田茂并不是一个“民主派”,他与麦克阿瑟讨价还价保住了天皇制,麦克阿瑟也乐于利用天皇和旧官僚对日本实施间接的军政统治。正因为如此,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并不发达,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摩擦从未间断。从西方搬来的“议院内阁制”在日本变成了“官僚内阁制”。现在的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之所以要对日本“进行大扫除”,矛头就是直指官僚制。

鸠山一郎对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“吉田路线”很不满,他重返政坛后积极主张修改宪法,重整军备。1954 年鸠山脱离吉田主导的自由党,成立了“日本民主党”与其抗衡。但后来为了对付革新政党社会党,两个保守党于 1955 年年底合并组成了现在的“自由民主党”。自民党的成立并未使吉田、鸠山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束,这种斗争后来以“派阀政治”的面目出现并贯穿于战后日本政治的始终。50 余年来,自民党基本执行的是吉田路线,中曾根康弘要对日本进行“战后总决算”、小泽一郎主张日本应成为“正常国家”,都是为了“矫正”吉田路线,属于“鸠山路线”的延长线。

由于自民党长期执政,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主要表现在派阀政治。自民党作为“派阀联合体”的特征是在岸信介执政时期形成的,当时自民党的 8 个派阀被称为“八个师团”。上世纪 60 年代是派阀政治的鼎盛期,80 年代进入整合调整期,1993 年自民党一度下野,派阀政治有所收敛。90 年代后半期,桥本龙太郎执政时派阀政治又趋活跃。小泉一郎上台后声称要“砸烂派阀”,可是 2005 年大选的结果是,小泉所在的“森派”不仅成为自民党的第一大派阀并且“一枝独秀”。目前,自民党内的派阀一共有 8 个,森所在的派阀属于倒数第三的小派阀,所以说森执政根基不稳。

日本的派阀政治源于“藩阀政治”,“藩意识”和“阀意识”都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种反映。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源于“幕府制”,其遵循的原则是将地缘集团作为“疑似血缘集团”加以组织化,即将同一地盘(地缘)上的人脉(疑似血缘)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并赋予其组织性功能。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整合从未停止过,派阀的消长是衡量自民党内部权力倾斜、再分配的重要指标。

目前,大选在即,自民党内部各派势力整合加速,将对日本政界带来重要影响,“森派”即现在的“町村派”是否分裂、名门派阀“古贺派”在大选之后能否成为最大派阀引人关注。



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选举揭晓

本报大马士革 7 月 30 日电 (记者杨俊)伊拉克最高选举委员会 29 日宣布,现任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在 25 日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 69.57% 的选票,赢得连任。

韩国要求朝鲜尽快送还被扣船只

本报首尔 7 月 30 日电 (记者莽九晨)一艘韩国渔船今天越过韩朝海上分界线,进入朝鲜一侧,被朝方扣留。韩国政府当天正式要求朝鲜尽快送还被扣留船只。

日本进口“猛禽”计划泡汤

本报东京 7 月 30 日电 (记者于青)据共同社 30 日报道,一贯主张增购 F-22“猛禽”战斗机的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达丹尼尔·井上和众议院国防拨款分会主席约翰·默撒 29 日透露,两人都考虑放弃增购计划。他们对美国预算决策有重要的发言权,因此日本进口“猛禽”的计划已基本无望。



图为梁家兄弟在学习中文。

本报记者 刘 刚摄

一场细雨给骄阳似火的河内带来些许清凉。

在农业研究院工作的梁军溪一家大清早就忙活起来,山竹、香瓜摆满了茶几。中国记者和前来慰问的河内市

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不期而遇,幽静的小院一下热闹起来。

梁家老二梁雄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,原来他曾在中国留学 4 年。“您怎么放心让刚刚高中毕业的

孩子去中国读书呢?”记者问道。

“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,文化相近,送孩子去中国留学没啥可担心的。”老梁坦诚地说。

梁妈妈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和孩子

梁家兄弟的向往

本报驻越南记者 刘 刚

“斗智斗勇”的情景。正读高三的小强有一天突然提出想去中国读大学,父母以为孩子只是随口一说,并未放在心上,答应只要他考上越南一流大学,就送他去中国。结果呢,小强考取了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经济系。小强拿着一张地图、一把直尺来到父母面前,一本正经地比划说,从河内去胡志明市上学坐火车要花费数十个小时,而从河内到中国广西只要十几个小时。最后,小强只身一人去了中国,到广西桂林师范大学学习中文。

“有个秘密一直等我到了广西桂林后才敢和爸妈讲。”小强悄悄地对记者说,“我报考胡志明市的大学,也是为了说服父母送自己去中国。如果考上河内的大学,爸妈肯定让我在家乡上学。而我非常喜欢中国,在电影、电视中不断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快速的发展,那里的一切都让我向往。我一定要去中国!”

“经过一年的语言训练,我的学习进入了正常状态。学校经常为留学生组织一些文体活动,丰富留学生的生活。”小强介绍说,在他上大一、大二时,学校的留学生主要是越南学生,后来,来自泰国、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开始多了,留学生队伍也壮大了。“在中国

留学,费用比欧美国家要便宜,越南学生爱吃的米粉在桂林很容易买到,开学时也会带几瓶鱼露和小柠檬回学校,饮食起居都很方便。”4 年的时光转瞬即逝,回想起在桂林学习生活的点滴,小强充满留恋。

哥哥梁雄孟从越南农业大学种植专业毕业后,成为农业研究院的一名年轻工程师,看到自己的弟弟学成归来,能讲一口地道的汉语,小孟也坚定了去中国攻读硕士的信心。手捧越汉词典的小孟说:“今年 8 月中旬我也将去中国,想读个经济学硕士学位。越中两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,希望几年后我学的经济学能有用武之地。”

虽然只会说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等简单中文,小孟对到中国留学充满向往。

午后,太阳又变得火辣辣的。和老梁一家围坐在一起,品茶闲叙,丝丝情谊回荡心间。

(本报河内 7 月 30 日电)

R 第一现场